

河南水利史料

1984—1995年

(一至四輯)

河南省水利史志編輯室編

河南水利史料

第一辑

《二十五史》摘录

河南省水利志编辑室编

一九八四年四月

前 言

水利志是河南通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水利部门的一项重要基本工作。通过它可以了解现有水利工程的利害得失和经济效益，可以系统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做为今后工作的借鉴，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

志者，记也。资料是修志的基础。建国以来的水利建设既有亲身参加设计施工的人员可问，还有存档立案的文字可查，搜集较易。建国以前年代久，时间长，水利建设资料只能靠翻阅记载史实的有关图书、档案、报刊、文献等，这些资料散处各地，且多残缺不全，查找既不容易，阅读也有困难。如《二十五史》是正史的重要文献，修水利者欲知历史上各朝代水利发展情况，实为必读之书；但卷帙浩繁，内容庞杂，要从中得到与水利方面有关的资料，确非易事。今幸有江苏省水利厅太湖史编写组的同志，经过辛勤的努力，编有《二十五史水利史料摘录》一书，捧读之下，费时不多，即可得到有关史料，甚为方便。因此，在江苏省同志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摘录有关河南省的水利史料，编印成册，以供全省纂修水利志同志参考。数人劳动，收获是多数人的时间节约，应该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本书定名为《河南省水利史料》第一辑，现将编辑本书时考虑的几条意见说明如下：

一、河渠志是历代水利资料荟萃所在，其中历代治河（黄河）史料占很大篇幅，虽已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承担编写《河南黄河志》的任务，但黄河与豫东、豫北各河系的变迁与形成关系至为密切，故除少数具体内容及迷信部分删减外，仍予全录；其他河南省内各河原委基本全录。

二、地理志简要摘录各朝代全国疆域，对有关现今河南省境范围内的郡、府、州、县，均尽量详录，以便今昔对照。

三、食货志着重摘录与农业经济有关的户口、田制、赋役、屯田等部分，其他节略。

四、本纪、列传主要摘录其兴办有关河南的水利事迹，本人传记从略；并将人名全部列入目录中以备查阅。

五、历史上的水旱灾害已由我厅水文总站编印有《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及《河南省大水大旱年表》二书，故不再摘录。

六、本书中繁体字、古体字，凡已有简化汉字者均予推行采用。少数人名地名例外，以免失真。

由于编辑室同志文史水平有限，摘录过程中顾此失彼，史料的遗漏标点的错误均所难免。即或发现一些可疑的说法与问题，限于时间，仅满足于照录原文，未作深入的考证和必要的注释，均请读者谅解并指正。

河南省水利志编辑室

一九八四年四月

目 录

第一章 春秋战国以前及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1—54)
第一节 史记.....	(1—6)
一 本纪 五帝 夏殷 秦始皇 孝武.....	(1)
二 列传 西门豹.....	(2)
三 志书 河渠书 平準书 货殖列传.....	(2)
第二节 汉书.....	(6—23)
一 本纪 武帝 元帝 成帝.....	(7)
二 列传 已尊 翟方进 召信臣.....	(7)
三 沟洫志.....	(7)
四 食货志.....	(12)
五 地理志.....	(14)
附禹贡篇.....	(19)
第三节 后汉书.....	(23—29)
一 本纪 光武帝 显宗孝明帝 恭宗孝安帝.....	(23)
二 列传 王梁 鲍永 樊宏 张纯 任延 王景 许扬.....	(24)
三 郡国志.....	(25)
第四节 三国志.....	(29—31)
一 魏书 魏武帝.....	(29)
夏侯惇 贾逵 任峻 郑浑 王昶 毋丘俭 诸葛诞 邓艾.....	(30)
二 蜀书 诸葛亮.....	(31)
三 吴书 吴主.....	(31)
第五节 晋书.....	(31—40)
一 帝纪 宣帝 武帝 惠帝 孝怀皇帝.....	(31)
二 列传 杜预 刘颂 傅玄.....	(32)
李矩 荀羨 傅祗 张闳 虞潭 孔愉 谢玄 庾闳 桓温.....	(33)
三 载记 慕容皝.....	(33)
四 食货志.....	(34)
五 地理志.....	(36)
六 职官 大司农 都水使者.....	(39)
第六节 宋书.....	(40—4)
一 本纪 武帝 文帝 孝武帝.....	(40)
二 列传 张邵 刘义欣 孔靖 羊希.....	(41)

三	州郡志	(41)
四	百官志 大司农 都水使者	(42)
第七节	南齐书	(42—44)
一	本纪 武帝 东昏侯	(42)
二	列传 垣崇祖 王敬则 崔思祖 徐孝嗣 刘怀慰	(43)
第八节	梁书	(44—45)
一	本纪 武帝 元帝	(44)
二	列传 康绚 夏侯夔 斐邃 陈庆之	(44)
第九节	陈书	(45—46)
一	本纪 高祖 后主	(46)
二	列传 程文季	(46)
第十节	北齐书	(46)
	列传 斛律金 高隆之 李愬	(46)
第十一节	魏书	(47—50)
一	本纪 肃宗	(47)
二	列传 刁雍 薛虎子 李冲 崔楷 索孚	(47)
三	食货志	(49)
四	地形志	(50)
第十二节	周书	(50—51)
一	本纪 武帝	(50)
二	列传 贺兰祥	(51)
第十三节	南史	(51—52)
一	本纪 宋文帝 梁武帝	(51)
二	列传 刘秀之 谢灵运 张兴世	(51)
	顾宪之 柳元景 萧明 高祖深 丘仲孚 祖冲之	(52)
第十四节	北史	(52—54)
一	本纪 魏 齐 周 隋	(53)
二	列传 元晖 陆腾	(53)
	萧宝夤 卢文伟 李绘 薛辩 斐延儒 李平 崔亮 阎毗 赵仲卿	(54)
第二章	隋、唐、五代、宋时期	(55—164)
第十五节	隋书	(55—64)
一	帝纪 炀帝	(55)
二	食货志	(55)
三	地理志	(60)
四	列传 卢贲 杨尚希 薛胄 郭衍	(64)
第十六节	旧唐书	(65—73)
一	本纪 玄宗 德宗 顺宗 文宗	(65)
二	列传 崔融 张九龄 李杰 张守圭 韦坚 崔涣	(67)

刘晏 薛平 张延赏 李芾 于欣	(68)
于頔 高瑒 崔弘礼 王起 温造 萧仿 薛大鼎 姜师度	(69)
齐澣	(70)
三 食货志	(70)
四 地理志	(72)
五 职官 都水监 将作监	(72)
第十七节 新唐书	(73—84)
一 列传 李皋	(73)
昭懿公主 令狐德棻 刘仁轨 李适之 高承简 赵璘	
韦丹 韦景骏 杜佑	(74)
二 食货志	(75)
三 地理志	(79)
第十八节 五代史 梁太祖 张敬询 晋高祖 皇甫遇 周世宗	(84—85)
第十九节 新五代史	(85)
第二十节 宋史	(86—149)
一 本纪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86)
哲宗 高宗 孝宗 宁宗 理宗	(88)
二 列传 王溥 石元孙 王克臣 韩重赉 韩令坤 王廷义 郭承佑	
武行德 吴廷祚 李崇矩 李继隆 郭守文	(89)
曹翰 田重进 白重赞 陈若拙 袁彦 李穀 刘焯 李昭述	
李昭遘 周莹 杨昭俭 何承矩	(90)
梁迥 田钦祚 王文宝 翟守素 安守忠 孔守正 田仁朗	
刘 幡 索湘 卢之翰 陈尧佐 王嗣宗 赵安仁	(91)
高继勋 葛怀敏 宋昌言 李若谷 张观 谢绛 梅挚 陈希亮	
李士衡 孙冲	(92)
王沿 周湛 姚仲孙 寇瑊 张择行 赵贺 张旨 郑驥 李防	(93)
梁鼎 范正辞 王济 刘湜 谢德权 李肃之 曾公亮 文彦博	
范仲淹	(94)
韩绛 包拯 钱惟演 张方平 欧阳修 高化 石普 张洎	(95)
李允则 张亢 张君平 郭諮 康德舆 王安石	(96)
附农田水利法(农田利害条约)	(97)
安焘 蔡挺 傅求 杜常 王宗望 周沆	(98)
王居卿 程师孟 张问 苗时中 韩贄 李师中 杨佐 沈立	
俞充 余良肱	(99)
刘彝 范百禄 苏轼 吕大防 王存 赵瞻	(100)
傅尧俞 许将 李常 鲜于侁 李周 马默 黄廉	
龚鼎臣 唐恪 翟端友	(101)
董敦逸 杨汲 向子湮 陈规 韩肖胄 范如圭 陈敏	(102)
杜范 崔立 鲁有开 高赋 蒋兴祖 刘从广 符惟忠	

王貽永 邓守恩	(103)
王守规 程昉	(104)
三 河渠志 (一)黄河	(104)
(二)汴河	(124)
(三)洛水(四)蔡河(五)广济河(六)金水河(七)白沟	(129)
(八)京畿沟洫	(132)
(九)白河(十)漳河(十一)御河(十二)塘泺(十三)农田水利	(133)
四 食货志	(139)
五 地理志	(149)
第二十一节 辽史	(153)
第二十二节 金史	(154—164)
一 传列 奥屯忠孝	(154)
二 河渠志 (一)黄河	(154)
(二)漕渠	(158)
三 食货志	(160)
四 地理志	(162)
第三章 元、明、清时期	(165—259)
第二十三节 元史	(165—178)
一 本纪 世祖 成宗 武宗 仁宗 泰定帝 顺帝	(165)
二 列传 昂吉儿 也先不花 脱脱 郭守敬 张庭珍 王思城 成遵	(166)
贾鲁 谭澄 李黼	(168)
三 河渠志 (一)御河 (二)济州河	(168)
(三)广济渠 (四)黄河	(169)
四 食货志	(174)
五 地理志	(176)
第二十四节 明史	(178—203)
一 本纪 太祖 成祖 宣宗 景帝 孝宗 神宗 熹宗 毅宗	(178)
二 列传 张信 仪铭 宋礼 藺芳 金纯 彭谊 石璞 徐有贞	(179)
赵荣 孙需 马文升 刘大夏 刘天和 潘季驯	(181)
刘东星 徐贞明 李化龙 左光斗 李若星 袁应泰 陈幼学	(182)
三 河渠志 (一)黄河	(183)
(二)运河 (三)淮河	(194)
(四)卫河 (五)漳河 (六)沁河 (七)直省水利	(196)
四 食货志	(199)
五 地理志	(203)
第二十五节 清史	(205—259)
一 本纪 圣祖 高宗	(205)

	仁宗 宣宗 文宗 穆宗 德宗 宣统	(2 06)
二 列传	李光地 张伯行 李天馥 佟凤彩	(2 07)
	徐 潮 杨方兴 朱之锡	(2 08)
	崔维雅 靳 辅 陈 潢 张鹏翮	(2 09)
	何国宗 来 保 史貽直 柴潮生 尹继善	(2 11)
	陈宏谋 杨锡绂 胡宝瑗	(2 12)
	雅尔图 卫哲治 齐苏勒 嵇曾筠	(2 13)
	完颜伟 白钟山 裘曰修 方观承 李清时	(2 14)
	李 宏 毕 沅 唐侍陛 阿思哈 戴均元	(2 15)
	松 筠 费 淳 康基田 吴璥 黎世序 王鼎 李鸿宾	(2 16)
	潘 铎 尹耕云 游百川 乔松年 钱鼎铭 福济 李鸿藻	(2 17)
	孙貽经 夏同善 丁宝楨 冯 煦 李鹤年 文彬 许振祜	
	吴大澂 铁 珊	(2 18)
	金福曾 张 曜 蒋东才 阎尧熙 李 渭 康基渊 周际华	
	龚景瀚 刘体重	(2 19)
	曹 瑾 胡 渭 陈 澧	(2 20)
三 河渠志	(一)黄河	(2 20)
	(二)运河 (三)淮河 (四)永定河	(2 40)
四 交通志		(2 43)
五 食货志		(2 44)
六 地理志		(2 47)
	开封府	(2 49)
	归德府 陈州府	(2 50)
	许州直隶州 郑州直隶州	(2 51)
	河南府	(2 52)
	陕州直隶州 汝州直隶州	(2 53)
	彰德府	(2 54)
	卫辉府 怀庆府	(2 55)
	南阳府	(2 56)
	汝宁府	(2 57)
	光州直隶州	(2 58)
	浙川直隶厅	(2 59)

第一章 春秋、战国以前及秦、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节 史 记

《史记》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记传体的创始，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现在用金陵局本作为底本。

一、本 纪

卷一 五帝本纪

尧曰：“谁可顺此事？”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后禅位于舜，尧在位七十年。

“虞舜者，名曰重华，”为皇帝子昌意的七世孙。冀州之人也。舜谓四岳曰：“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共派二十二人，咸成厥功。……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庚、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卷二·夏本纪

夏禹名曰文命。父鲧，禹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士，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桥，左準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卷三·殷本纪

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卷六·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二十二年，王赧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 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鄡郡，会稽，颍川，碭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鄲，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与内史为三十六郡。

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卷十二·孝武本纪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指桀大，胶东宫人，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金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四渎者，江、河、淮、济也。闻者河溢皋陆，堤繇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韦昭曰：言桀大能通天意，故封乐通。

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还至瓠子堤名，自临塞决河。见河渠书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将卒塞决河，河徙二渠，复禹之故迹焉。

二、列 传

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

魏文侯时，西门豹在邺，惩河伯娶妻后，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按：横渠凿漳水，盖西门豹，史超所凿之渠也。

三、书 志

卷二十九·河渠书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踏屨，山行即桥一作橈，直輶车也，屨字也作橈，注以輶。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山者产也。然河蓄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纳，至于大邳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为凿广八十步。砥柱俗名三门山，在硤石县东北五十里，在河之中也。孟津在洛州河阳县南门外。孔安国云：山再成曰邳，在卫州黎阳县南七里。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湍是疾，悍为强也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脩二渠以引其河，脩，分也，二渠，其一出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则漂川北载之高，地，过降水，源出路州屯留县西南方山东北，至于大陆大陆泽在邢州及赵州界，一名广河泽，一名巨鹿泽也，播为九河，指至冀州分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渤海。瓚曰：禹贡云“夹石碣石入于海，”然则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东郡，更注渤海，禹之时不注渤海。九川既疏，九泽既灋，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自是之后，荣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楚汉中分之界，文颖云即今官渡水也。盖为二渠，一南经阳武，为官渡水，一东经大梁城，即鸿沟，今之汴河是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韦昭曰：“五湖，湖名耳，实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吴西南。”索隐三江，按地理

志：“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东北至会稽阳羨县东入海；南江从会稽吴县南东入海。故禹贡有北江、中江也。五湖者，郭璞，江赋云县区、洮湖、彭蠡、青草、洞庭是也。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汉书曰：“冰姓李”凿离碓古堆字也辟沫水之害说文云：“沫水出蜀西南徼外，与青衣合，东南入江也”，穿二江成都之中任豫益州纪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风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县二江，溉田万顷。”

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浸，百姓飧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汜，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浊漳水，源出潞州长子县西力黄山。地理志云：浊漳水在长子鹿谷山，东至邺，入清漳。邺，相州之县也。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韦昭云：“郑国能治水，故曰水工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中山即今九嵕山之东仲山是也。瓠口即谷口，与池阳相近，渠首起云阳县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出冯翊怀德县，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阡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一名千里堤，在白马县东五里。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其后四十余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鄆州钜野县东北大泽是也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鄆，音输，清河县也，又说州县也。鄆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鄆无水蓄，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旧说，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颜以为表者，巡引穿渠之处而表记之，若今竖标，表不是名也。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其后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汾水源出岚州静乐县北百三十里管岑山北。皮氏故城在绛州龙门县西百三十步。汾阴故城俗名殷汤城，在蒲汾阴县北九里，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壖谓缘河边地也，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没有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指少其税入于少府。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褒中县也，斜谷名。又云：褒，斜乃二水名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风州两当县，本汉故道县也，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即今邓州也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

泻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其后庄熊黑言：“临晋同州临晋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冯翊城民愿穿洛以溉重泉洛，漆沮水也，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以东万余顷故鹵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徵在冯翊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下流曰頽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因以立祠，以伏龙为名故名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在华州郑县东北二十里，则还自临决河，沈白玉马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填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楫。楫者，树于水中，稍下竹及土石也。塞水决之口。

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闻殚为河！殚，尽也，谓州闾尽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神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啗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一曰：“河汤汤兮激潏潏，北渡污兮浚流难。塞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頽林竹兮楫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轺渠名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渚，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纳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卷三十·平準书第八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以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至孝文时，……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康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初，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县名，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

不可胜计。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灌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巨万，今万万。

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地名，在北方千里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

初，大农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汉书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属官有上林均输，钟官，辨铜令”。

是时，山东被河菑同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集解：应邵曰：“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

元封元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孔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费，言所输物不足偿其雇载之费也，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準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山西饶材、竹、谷、纻、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故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昔唐人都河东晋阳，殷人都河内殷墟，周人都河南洛阳，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建国各数百千岁，……故其俗纤俭习事。……

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赵，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狄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

其民峢峢，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自鸿沟东，芒砀以北，属钜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游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穡，……。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缙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于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合肥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郾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皆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在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第二节 汉 书

《汉书》汉兰台令史班固撰，唐秘书少监颜师古注。

《汉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百三十年封建政权的兴亡史。

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和帝叫他的妹妹班昭参考东观藏书替他补作，又让马续帮助班昭编写天文志，所以严格说来，《汉书》是经过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之手，花了三、四十年功夫才最后完成的。

一、 本 纪

卷六·武帝纪

元光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属东郡，魏州界东南流入勃海，五月，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长安西 八年冬，初算商车。始税商贾车船，令出算。七年春，穿漕渠通渭。

元鼎二年，秋九月，诏曰：“……今水潦转於江南，迫隆冬至，脱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

卷九·元帝纪

元封二年夏四月，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

卷十·成帝纪

建始四年秋，大水，河决东郡金堤，御史大夫尹忠以河决不忧职，自杀。鸿嘉四年秋，勃海、清河河溢，被灾者振贷之。

二、 列 传

卷七十六·列传四十六

己尊字子赣涿郡商阳人也。成帝年间，尊为徐刺史，迁东郡太守。河水盛溢，泛侵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决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马，祀水神河伯。尊亲执圭璧，使巫筑祝。请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庐居堤上，吏民数十万人争叩头救止尊，尊终不肯去，及水盛堤坏，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动，而水波稍却迴还。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诏御史：东郡河水盛涨，毁坏金堤，未决三尺，百姓恐慌奔走；太守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以安众心，吏民复还就作，水不为灾，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赐黄金二十斤。

卷八十四·列传五十四

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汝南旧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相，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及翟氏灭，乡里归恶，言方进请陂大良田不得而奏罢陂云。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迫怒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豆食者，豆为饭也，羹芋魁者，以芋根为羹也。

卷八十九·循吏传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也。治上蔡，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閤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

三、 沟 洫 志

卷二十九·志第九

应劭曰：沟十四尺，深四尺，洫广，深倍於沟。

兹将与史记不同之处，及增辑部分，抄录於下。

夏书禹堙洪水十三年，堙，塞也。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橇形如箕，谓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山行则楬，楬，为以铁如锥头，长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碰跌也。……然河灾之羨溢，……东下底柱，及盟津、雒内，至于大伾。……乃酺二渠，……过泮水，……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泽既陂，诸夏艾安……。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蔡、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於齐，则通淄济之间。於蜀，则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享其利。至于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沟渠甚多，然莫足数也。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有令名有善政之称，至文侯曾孙襄王时，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赋田之法，一夫百亩也，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溉邺旁，终古鳧鹵兮生稻粱”。

其后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阡之水，溉鳧鹵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

其后三十六岁，孝武元光中，河决於瓠子，……亦以为然，是以久不复塞也。

时郑当时为大司农，言：“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上，度六月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

后河东守番系言：“……更底柱之艰，……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壩弃地，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疑於巴蜀。偃，北也。

其后严熊言，“临晋民愿穿洛……。”……水隄下流曰渍，以绝商颜，上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殫为河浩浩洋洋皆水盛虑犹恐也，……正道弛兮离常流。”一曰：“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攀长茝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而关中，灵轺、成国，泮渠引诸川……。

下为增辑部分。

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儿宽为左内史奏诸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仰之田。上曰：“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糴行水，勿使失时”。

后十六岁，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栝阳，注渭中，袤二百里，长也，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糞，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

是时方事匈奴，兴功利，言便宜者甚众。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